

## 大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

【明慧网】我是一名修炼大法多年的老年女弟子，为了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和法轮大法的救度，我也写几个修炼中的故事与大家分享，希望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别错过这万古机缘，也成为一个人身心健康、幸福的人。

### 师父净化了我的身心

我年轻时性格急躁、得理不饶人，丈夫性格更是暴躁、说一不二。我们经常因为一点小事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弄得四邻不安，孩子也很难过。我还得了一身病，尤其是心脏病。有一次和丈夫吵架，想不开，偷偷吃了一瓶安眠药，差点死了；家里人发现后，送医院抢救三天，又活过来了。日子过得很苦，很艰难，度日如年。

一九九七年一位同事来我家串门送我一本《转法轮》，我看后觉得太好了，爱不释手，就开始修炼了。经过反复地学习《转法轮》，严格按照“真、善、忍”道德标准要求自己，提高心性，与人为善，心态平和了，心胸开阔了，遇事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再也不和丈夫吵架了。身上的病也不翼而飞。

大法净化了我的身心。我与丈夫晚年夫妻和睦、幸福安康。

### 四个桃子

二零二三年秋天，我去大市场买了一兜子菜，最后又买了几斤桃儿放在兜子上面，乘公交车回家，坐在车前面的单座，顺便把兜子放在座边地上。司机开车后，有人喊，桃撒了，桃撒了。

当我回头时，看见我兜子倒



了，桃子撒在远处两个，撒在近处两个。这时看见坐在我对面单座的一个妇女，把远处的两个桃子捡起来，放在她的兜子里。我没吱声，然后我把跟前的两个桃子，捡起放在我兜子里。这时刚才捡桃子的妇女说，我捡的桃子是她的。我就在想，师父教导我们，明明白白的在利益上吃亏不动心，不和常人计较利益上的得失，我就把兜子拎过去，说你看哪个是你的，随便拿，挑大的拿。她真的挑两个桃子，放她兜子里。

当时我心态非常平衡，没有一点怨气。这时后面乘客说，桃子是从你兜撒的，我笑了笑说，吃亏是福。如果我不修大法是不会这么对待的。

### 几十万的房产

老公公有五个孩子，二男三女，我是大儿媳。公公八十多岁的时候，身体欠佳，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决定把两处房产留给大孙子一处，小孙子一处，姊妹也都同意了。老公公病故后，又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老公公的二姑娘要继承给大孙子的房产，说她住房紧张，

要住这房子。我当时觉得很突然，老人生前定好的事，怎么又变了呢，这时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话，你要你就拿去吧的法理，想到自己是修炼人，遇事先想别人，就说你要就给你吧。姊妹也都没吱声，散会了。第二天一大早，大姑姐就来我家说，她要出面把房子要回来，还给我儿子，房产不能留给外姓人继承。大姑姐走后，丈夫问我房子要不要。如果要，他能把房

子要回来。我说不要了。丈夫说那可不是十块八块的东西，是几十万的房产。我说，那也不要了，给你二妹妹吧。如果要回来，你们姊妹就掰生了，就不能走动了。丈夫没吱声，默许了。如果我不修大法，是不会这样处理的。现在的人，谁不知钱好啊。

我修炼了二十七年了，身体健康，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自私自利，修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是大法和大法师父洗净了我，使我晚年身心健康，幸福快乐。愿更多的人记住“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也成为一名幸福安康的人。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 \* \*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至今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50种语言出版发行。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5800项。“真、善、忍”的信仰得到了世界各族裔民众的爱戴和尊敬，但却在中国大陆一地受到残酷迫害。



# 夏季萍在江西省女子监狱遭酷刑纪实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报道）江西省抚州市法轮功学员夏季萍女士，今年61岁，原抚州市土产公司的下岗（失业）职工。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她两次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共计七年半；两次都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期间遭到非人酷刑折磨，包括灌浓盐水、长期剥夺睡眠、长期背铐、戴“牛镣”、绑“束缚带”等，并遭到不明药物摧残。

夏季萍于二零一六年八月九日结束冤狱回家。出狱后的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仍饱受药物摧残的后遗症的折磨，并经常遭到社区人员及警察的骚扰。

以下是夏季萍叙述自己在狱中遭迫害的情况：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下旬，抚州市临川区法院非法判处我四年的判决书由送达的法院书记员及看守号房的王姓狱警威逼胁迫我签了名后，上诉约十多天后维持原判。

二零一三年年初，他们很快把我押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开始逼迫我抄监规，然后罚站，每天睡很少觉，只能在凌晨两点眯下眼睛，五点接着罚站，然后我又被捆绑在活动室的窗棱铝合金架上，有包夹犯人监控，不许闭眼。我很长时间都是头垂在裤裆中间睡着了，醒了头就剧烈的痛。

今年夏天近三个月，杨姓教导员把我的私人用品全部搬到她的办公室里去了。我没有了任何生活用品，一次捡地上一小块报纸，被包夹犯看到报告给狱警，唐姓狱警也要拿回去，说是公家的。

我没有衣裤换洗，只能是在睡觉前在水里洗一洗，抖抖，晾在床沿边，赤裸着身体在床上只是打个盹，就有专门值班犯人来叫，我只好把湿衣裤套在身上继续被罚站。

监规说打人骂人要受处罚的，但是犯人打、骂、酷刑虐待法轮功学员越凶越残忍，受到的奖励就越多。值班犯人可以随时打、骂人。

有时其他监号的犯人吵得受不了，也会上告狱警，说值班犯人欺侮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日，杨姓教导员突然把我叫去，现场还三监区大队长、书记、狱警，还叫来同监舍的犯人等，围着一个生日蛋糕，给我唱生日歌。他们还对此拍了很多照片。

有一次，我和其他人被叫到教育科看他们所谓的教育片，我开始哭，回到监舍我还在嚎啕大哭，只记得教育科的陈姓狱警用胶带把我的嘴缠得紧紧的，喘气都喘不过来。（见《江西省女子监狱两任监狱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二零一四年六月份，狱警杨波强制夏季萍到教育科观看诽谤法轮功的光碟，遭到夏季萍拒绝。杨波就将夏季萍吊铐在教育科的窗台上，并用透明胶带贴封住夏季萍的嘴唇，直到她呼吸困难、几乎窒息。）

那时我经常哭。狱医经常给我来量血压，低压30，高压40、50是常事，他们还说很正常。我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头晕、眼黑，他们也说都是正常的。

我的右腿因为长年累月的罚站、体罚开始肿胀，其他刑事犯看到都说吓死人了，脚那么粗，像猪脚似的。在我刚入狱之时，包夹犯人朱节节就用脚后跟使劲往我的脚背面猛踩，致使我的两个脚背面至今还麻麻木木的，走路一不小心就摔倒，一个腿粗，一个腿细的，两个关节膝盖时不时的隐隐作痛，特别是阴雨天气更是苦不堪言。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六号，狱警黄善玉、王宁把我关在一个审讯室，锁在铁椅子上，我双手双脚被铐子铐的动不了，由四个搬运队的刑事犯轮流监控我两天两夜，每餐饭只能吃一口，水也只能喝一口，厕所一天上一次，上两次就要喊报告，喊声大了，犯人们就用黧黑的抹布往我嘴巴里塞。晚上她们不许我睡觉，眼睛不能闭上，否则揪眼

睛、打耳光是很随便的。有时犯人打我、吵得隔壁监号的新犯人都睡不着了，那些新入监的犯人们就喊“打倒共产党！”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第三天，她们把我转到教育科的二楼一间房子，此时房间前后的两扇窗户窗帘已拉得紧紧的，中间一个大铁椅子，她们把我捆绑在铁椅子上动弹不得，屋里有个塑料马桶，墙壁上贴满了骂法轮功的话，还有他们拍的我母亲哭泣的照片，还有我儿子来监狱看我时被杨波拍的照片。大约有十个犯人包夹两班倒轮流监控我，四、五个人一班，有的是打手来硬的，有的是来软的，劝我识时务，每天有两名狱警值班监控着这里的一举一动。他们看我不动心，就开始把我的双胳膊搬到后背，脚尖不着地吊挂在铝合金的窗架上，这种酷刑非常的痛，我的左手臂在九年后的今天依然无法用力抓东西。

更恐怖的是，他们丧尽人性，在我的嘴巴鼻孔下面喷射不明药物，致使我的嘴巴四周结了一层厚厚的褐色样的锅巴一样的东西，造成此后我的记忆丧失了一大部份，大便不出，小便失禁等后遗症，整个人形变得脱了像。

这种酷刑虐待持续长达半个月之久，还有每天强制看诽谤污蔑法轮功和师父的光盘等等恶行。我对着镜头说：要我说、要我做我不愿意的话和事都是假的。他们说假的我也要这样。在我还有一点意识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强制永远改变不了人心。

对那些来给我洗脑的人，我会问他们是否看过《九评共产党》，他们几乎都说没看过。有狱警也说：这是上边的指示，我们也没有办法，我家里还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孩。犯人李秋萍也说，叫我不怪她，这是警察让她干的。后来我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还有一丝意念就是：必须活着！◇

迫害法轮功 法网难逃